

近代厦门国医专门学校

张孙彪 林楠

【摘要】 创办于 1932 年的厦门国医专门学校,为近代福建地区首屈一指的中医学校教育机构。在中医教育得不到政府支持的社会环境下,以吴瑞甫为首的办学者,自筹资金,艰辛办学,坚持汇通中西的办学理念,着力学校的学术建设,创办学术刊物《国医旬刊》、《厦门医药》,设置国医图书馆,经过 6 年的努力,培养了众多中医人才,并为近代中医学校教育模式的探索积累了实践经验。

【关键词】 厦门国医专门学校; 中医教育; 吴瑞甫; 国医旬刊

Xiamen Professional Schoo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modern times ZHANG Sun - biao, LIN Nan. College of Chinese Medicine, Fujian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Fuzhou, 350108, China

【Abstract】 Established in 1932, the Xiamen Professional Schoo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was the leading educational institu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in the Fujian region in modern times. Without the support of government, Wu Rui - fu and his partners self - funded for running the school hardly, insisted strictly the idea of converging TCM and western medicine, paid attention to the academic construction, launched the academic journals, including the *Ten - day Periodic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Xiamen Medicine*, and set up a TCM library. Through the 6 years of painstaking works, the school trained many TCM talents, and accumulated practical experience for exploring the model of TCM education in modern times.

【Key words】 The Xiamen Professional Schoo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Educ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Wu Rui - fu; *Ten - day Periodic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20 世纪 30 年代,是我国近代中医办学教学的高潮时期,中医院校在数量上呈现迅速增长态势。与全国各地中医教育事业积极试验相呼应,民国时期鹭岛厦门在此方面亦留下浓墨重彩的篇章。吴瑞甫先生(名锡璜,号黼堂,1872—1952)倾注心力创办的厦门国医专门学校(下文简称为“厦门国专”)最具代表性,论及它所践行的办学理念、办学特色及培养质量,可谓民国时期福建地区中医学校教育之佼佼者,其历史影响已然突破厦门一隅,在全国范围亦有一席之地。过往对于厦门国专的关注仅限于其办学事迹的回忆,对其办学理念和教学特色尚未深度挖掘。因此,笔者通过文献史料的梳理,展示其在近代中医学校教育探索过程中的历史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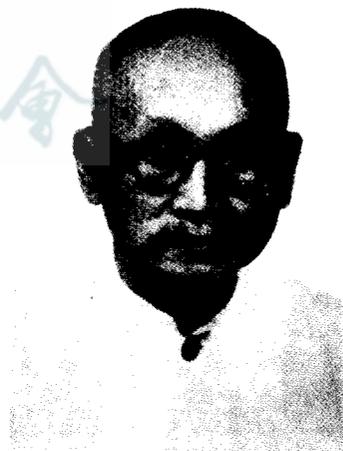


图 1 吴瑞甫先生遗像

1. 创办缘由

厦门国专之诞生,主持筹划者吴瑞甫先生

(图 1)居功至伟。吴先生认为,近代中医发展的困境不能简单归咎于西医的强势竞争,与中医从业者自身教育养成方面存在的弊端亦有重要关联。他指出:“近今社会所以不信仰中医者,以医非自学堂传授而来。且略一涉猎方书,便公然挂牌行医。品流之杂,信用之轻,厥为此故。”^[1]因为严谨专业的中医教育制度之缺失,造成社会上中医师水平参差不

DOI: 10. 3760/cma. j. issn. 0255 - 7053. 2013. 04. 003

基金项目:福建省社科规划青年项目“福建近代中西医汇通研究”(编号:2012C042)

作者单位:350122 福州,福建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

齐,不学无术之流常常充斥其间。对此医界弊病,他进一步细致分析道:“旷睹我国,学术精到者亦恒有之,而浅率者流,稍浏览方籍,读几方歌括,便公然自命为医,甚至目不识丁,亦厕身医林。问以伤寒之病变如何,茫然不识;问以杂症之病根何在,亦无以应。……请中央国医馆令各处医生,须再入医校训练二年,以求学术之进步。盖将以增进医生之学问,提高医生之地位,保障国医之信”^[2]。吴氏认为创设医校培养正规中医师,乃是整理、提高中医诊疗学术水平的关键之处,亦是提高中医社会信任度的不二途径。

另外,此时期正值西方医学大规模传入中国之际,中西医论辩竞争逐步深化,吴瑞甫对于中医界长期存在的消极保守积习大加批判:“至于各医家,如不欲精进,故步自封,甘于任人指摘,任人唾弃,不与世界医学争存立则已。如欲力求精进,则必须入校训练,以收互相观摩之益”^[2],号召医师入校学习。目睹近代中医日渐衰微之势,他内怀殷忧,不断向同道疾呼:“倘犹不急自振拔,从事改进,危亡之机,间不容发,愿我医界三思之,我药界三思之。为今之计,舍医校医报,并无整理之方法,亦无与舶来品抗衡之余地,且无以唤醒国人”^[1]。

2. 办学概况

在此危机感催发下,吴瑞甫邀同厦门地方热心社会公益事业人士,于 1928 年创办厦门医学传习所(1928—1931),“本埠传习所之设,原欲使已习医之人,就其经验丰富,使精益求精,意至善也”(福建省卫生厅中医处. 吴瑞甫学术研究文选. 1984:26.)。传习所办学地点设在厦门市思明东路原厦埠医师公会楼上,前后共举办 2 期,每期 2 年,安排在夜间上课,学员共有百余人。该所招收学员来源于厦门市开业中医师,年龄不限,故当时不少钦慕吴瑞甫学术的开业医师,纷纷投至门下。传习所采用的教材,均为吴瑞甫亲自编撰,并由其授课讲解。每一教学单元之后,传习所出题考核,评卷选取成绩优良者 10 余名,将文章刊登于《厦门医学传习所月刊》上,印发给予众学员讨论切磋。传习所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教育机构,但其培训了一大批“已习医之人”,提高了当地医师的业务水平。此外,学员之佼佼者如廖海屏、林孝德等人,后来皆成为厦门国专之骨干教员。传习所在其短暂的 3 年办学时间内,在各个方面均勇于尝试,虽未臻完善,但吴瑞甫将其办学理念加以实践,总结其中经验得失,为其后厦门国专之创设奠定坚实基础。

1932 年,吴瑞甫以其担任馆长和会长的厦门国

医支馆、厦埠医学会、厦门中医公会的名义,发起创办了厦门国医专门学校(图 2),并报请中央国医馆备案。医校系民办性质,由吴氏广邀厦门各界人士参与其中,成立董事会,由当时厦门商会会长洪鸿儒为董事长,市图书馆馆长余少文、中南银行创办人黄奕住等人为常务董事,加聘福建省财政厅陈培锷、省高等法院刘通为名誉董事长,这些颇具社会影响力的知名人士在经费上给予了不同程度的支持。

厦门国专校址原设在思明东路厦埠医学会二楼,1933 年为扩充办学规模迁移至厦禾路 154 号糖油公会内。教学设施有教室、礼堂、办公室和寄宿生宿舍等,师资均由吴瑞甫亲自延聘,所应聘教员都是厦门当地名医与学者,其中有陈筱腾、林孝德、梁长荣等先生,尚拔擢门生中优秀者如李礼臣、陈影鹤等为助教。在学制及办学规模上,据学员林庆祥回忆追述:医校“前后办了研究班两期(第一期 50 多人,第二期 40 多人),本科班一期(40 多人),共有学员 140 多人。研究班学制两年,每周上课六个夜晚,本科班学制四年,全日上课。研究班学员以开业医师居多,本科学员都是高中文化程度或具有同等学历的青年,经考试及格后录取的”(福建省卫生厅中医处. 吴瑞甫学术研究文选. 1984:26.)。



图 2 1934 年学校全体师生合影留念

学校开设的课程有:生理解剖学、卫生学、药理学、方剂学、医学史、病理学、诊断学、医经、伤寒、温病、金匱、传染病学、儿科学、眼科学、喉科学、针灸学、西医诊断学、西医药理学等,课程涵盖中医基础理论和临床应用,同时涉及西医理论知识。对应于所开设的各类课程,医校铅印或油印诸多自编教材。“厦门国医专校的各科讲义,系由校长吴瑞甫一手编纂”^[3],譬如《中西脉学讲义》、《伤寒纲要讲义》、《中西内科学》、《脑髓病讲义》、《身体学讲义》、《诊断学讲义》、《卒病学讲义》、《儿科学讲义》、《四时感症讲义》等书,颇为宏富。学员陈德深日后回忆其在厦门国专 2 年求学时光,特别提及吴瑞甫先生不遗余力地编写教材:“他的医学论著和学术经验,多亲自编纂成讲义、印刷成册,如‘卫生学’、‘四时

感症’、‘伤寒纲要’、‘传染病’等等,并孜孜不倦地传授给后学者”(福建省卫生厅中医处. 吴瑞甫学术研究文选. 1984:11.)。医校采用的教材,亦得到当时中医教育界的肯定。“其讲义十五种,尤脍炙人口。嘉定张山雷先生,最为心佩”^{[4]6},张山雷曾在浙江兰溪中医专门学校学生毕业时致词,称吴瑞甫等为医界贤哲,赞他们的著作为伟伦:“况迩来海内贤哲,多有伟论,表暴于各家医报,如绍兴何君廉臣,同安吴黼堂……,所望同学分袂之后,留意于当世名贤新著,则日知所无,获益奚止倍蓰”^[5]。

3. 坚持融汇中西的办学理念

厦门国专创办之时代背景乃“西人东渐,余波荡漾,侵及医林,此又神农以后四千年以来未有之奇变”^[6],在中医学教育中如何处理中医和西医这两套异质医疗体系,亦是医校创办者必须直面的问题。吴瑞甫作为近代中西医汇通代表人物对此有着真切认识:“洋派医有好处,亦有坏处。国医有谬误处,亦有精到处。此事重在有学问、有阅历、有经验,弥久弥精。互相攻诘,甚无谓也。……尤愿习国医者,既勤求古训,应濡染新知。凡谬误者,正之;精粹者,开发之;有明效大验者,表章之;与新学说可互相参订者,沟通之”^[2],彰显其摒弃门户之见、包容开放的办学理念。

因此,厦门国专在其招生简章中明确宣扬:“以研究我国医学,融汇新旧学术,养成医药专门人才为宗旨”。吴瑞甫亦一直抱持“每欲熔铸中西学说,冶为一炉”的信念,因此医校从创校之初即秉持汇通中西之理念,而不断在教学和学术研究上加以践行。这一点在学校所使用的众多教材体现得尤其明显。譬如《中西脉学讲义》(图3)这部教材,在《内经》、《难经》、《脉经》、《四言脉诀》等古典医籍基础上,荟萃中外学说,并结合临床经验阅历,正如吴瑞甫在自序中所述:“予本生平所阅者,精心抉择,又以西法脉书互相参证,凡两寒暑,始成是书”。讲义客观地评价了西医在脉象观察诊断上有其长处,认为“我国医者诊病,不能如西人打诊、听诊、试尿、试血之详,仅恃诊脉、闻声、察色,故细心分别处,亦不得不求精”^[7],因而认为中医传统脉法实有提高之必要性,汲取西医在脉学方面的长处,两者可以互相参证。又比如辑印成书于1936年的《四时感症讲义》,多次提及并肯定西医之价值作用。书中分析风温、湿温、伏暑热病化症者甚多,引证西医理论,提及“以近世新学说考之,乃由肉叉蚊有寄生体,因刺蛰人体,传染而来。此寄生体,从患症人之血液中,或赤血球内检查而出。其寄生体生殖时期,即为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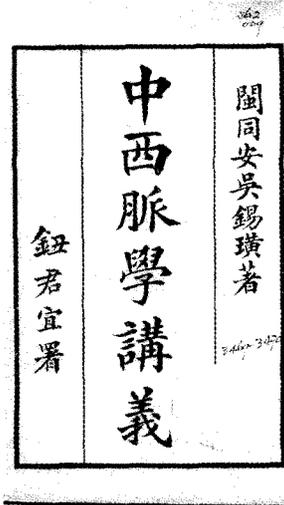


图3 《中西脉学讲义》封面

疾发作时期。其有一日、两日、三日之症疾者,皆寄生体之生殖为之也。……此项论说,为今盛行,东西医学家甚为注意。附录于此,以告于我国医界。”^{[4]41}该讲义旁征博引中西治热各书,互为推勘,说取其长,理取其足,方取其效,援引近代医学知识扩充了中医温热学说的内容。

医校学员深受这些融汇中西医学知识教材之熏陶影响,时常思考中西两套医学体系之间的差异,比较长短优劣,启发医学智慧。医校在诸多教学层面所进行的中西医汇通实践,淋漓尽致地体现了该校紧跟时代风气,勇于创新的办学风格。

4. 创办学术刊物

吴瑞甫认为要整理传承中医学学术,“舍医校医报,并无整理之方法”。在此理念指引下,在传习所办学时期即创办《厦门医学传习所月刊》,后又举办在当时医界颇具影响的《国医旬刊》(创刊于1934年7月5日),其后尚有《厦门医药》问世(创办于1937年1月),并辟上海光华医药杂志月刊社厦门分社,向学生推荐、介绍医药界学术信息。关于为何在医校创办学术刊物以及学医者为何须关注医界报刊,吴瑞甫曾有一番阐述:“凡我医药界之有学识有经验者,亦均能出其所学,以其崇论闳议,阐发轩岐张孙之蕴奥以诱掖后进,即药物学亦有新理解之发明,是从事于医药学者,宜何如广阅医报,以增广医药之学问”^[8],因此医校时常敦促学员通过医学报刊及时了解学界研究动态,拓宽学习视野。

《国医旬刊》(下文简称为《旬刊》,图4)作为厦门国专自办刊物,与医校办学相伴而行,吴瑞甫对其非常重视,倾注大量心血。在繁重的授课治校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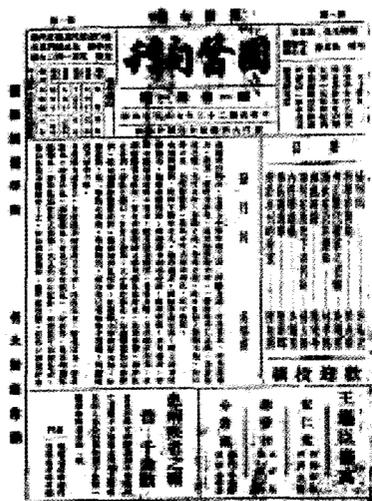


图 4 《国医旬刊》创刊号

之余,时常在深夜赶写和批阅稿件。关于《旬刊》在医学教育上的作用,正如发刊词中揭橥其使命之一,即“荟萃国医精华,指示习医门径”。刊物通过介绍医家学术观点、中西医汇通问题争辩、教材连载、展示学员月考答卷等各类文体,为全校师生提供一个自由学习、思考及交流中医知识的第二课堂,也间接提升学校的社会知名度。

《旬刊》对于医校学员的学习帮助匪浅,集中体现于刊物不定期刊载学员月考试题答卷。编辑部精心选择学员的月考试题答卷,多着意呈现对于同一主题的不同观点,将其编辑刊载,以期师生之间互相讨论切磋。检阅《旬刊》各卷期篇目,计有:第 1 卷第 9 期刊载“桂枝汤乃和营卫之方,何以能治疟疾?试言其理”;第 1 卷第 10 期刊载“冬不藏精春必病温,何以潜伏期如此永久?与《八正明论》所言‘有形无形,莫知其情’,有无互相发明之处,试申其义蕴及治法”;第 1 卷第 11 期刊载“小儿三岁内易起惊风者,何故?三岁以后,凡染风温暑症种种,感冒初起多状类惊痫,试言其原因及治法”;第 1 卷第 20 期刊载“时症与正症之分别及治法”,第 2 卷第 2 期刊载“月经异常,我国以为二阳之病发心脾,西医以为子宫病,治疗均能见效,试阐发其理”;第 2 卷第 4 期刊载“伤寒传变已入太阳之腑,有蓄水、蓄血二症,试言其病状及治法”、“三阳合病但欲眠睡,少阴病但欲寐,其分别处何在”。

《旬刊》除了刊登学员月考答卷之外,还为诸学员评价当时各类中医教材提供发言空间,例如先后刊登谢铭山《驳林德星中风讲义》、陈以专《对于孙崧樵先生病理学讲义商榷》、陈影鹤《考证温热伏气新感各有不同,以正郑世隐所编温病讲义之谬误》、

洪赐平《驳骆朝聘诊断学讲义》,鼓励学员从学术立场出发,勇于质疑老师或他人学说观点,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和学术独立性格。

5. 筹建国医图书馆

除了创办学术刊物外,国医图书馆的设置亦是厦门国专的学术建设之一。曾是厦门国专学员的林庆祥、朱清禄、廖碧谿撰文回忆校长办学事迹时,提及“吴老又筹建国医图书馆,累积不少典籍图书,甚至献出家藏秘本亦所不惜,当时中医界以此为切磋钻研之基地,对提高理论知识起促进作用”(福建省卫生厅中医处. 吴瑞甫学术研究文选. 1984: 12.)。因为吴瑞甫“其先祖自明至今,世代皆以医名,家传秘本甚多,至先生益搜罗医籍善本,凡中外名著为所知所闻,每不惜重资购取,以故家尤藏书甚富”^[9],吴瑞甫将家藏诸多医籍捐献于国医图书馆,点滴积累,规模不断扩大,后惜毁于日本侵略者战火。

吴瑞甫本人曾撰述《拟设厦门医学图书馆以昌明医术利益人群》一文,坦露在校内设置医学图书馆的原由:“届今医专创设国医馆,考订学术,吾人又有参加之机会。第讲求此道者,非博通群书,必难以广开风气。精进学识,则医学图书馆之筹设,在今日尤为切要之图。何者?一般莘莘学子,或固有见闻无从考证,或限于经济无力购书。加以专校凡中大学毕业生,均得入此讲习”。他认为在近代医学发展日新月异情势之下,学习钻研岐黄之术需要有广博知识,医学专业图书馆的设置能极大拓宽学员的学术视野。医校创设图书馆目的在于:“为培植完全科之人才而设;为医学家广开风气,令知世界之变迁而设;为后进之优秀人才既通晓国医术之粹美,且得以东西各国较短絮长,以共臻于完善之域而设”^[10]。此等宏愿体现医校办学之前瞻性,对于岐黄医术的传承学习并未固守敝帚自珍之心理,在学生培养中坚持中西汇通的开放态度。

厦门国专第一届学员陈影鹤亦曾撰文《国医图书馆与国医之前途》,认为“挽近国医同仁,鉴于处境之艰危,爰有设立团体,开办学校,组建研究会,出版刊物,种种之进行。斯固为复兴国医之先导,发扬国医切要之图矣!惟国医生命线系之国医图书馆,则寥寥可数,提倡之声,鲜有所闻”,呼吁医界需重视国医图书馆的价值,“是国医图书馆,实为国医无穷之宝藏,学术之源泉,亦即国医最高之养成机关、训练机关、研究机关也”。在创始阶段,“不必即有大规模之设备,惟管理须有专门之人才,经费须有确定之数,乃可以谋及内容之充实,阅览之推广,循序迈进,尽量利用。使国医成为现代化,庶几固有之

令誉与时俱增”^[11]。

6. 办学成就及其影响

厦门国专办学 6 载,筚路蓝缕,历经艰辛,展示了近代中医界勇于变革、自强不息的精神品质。医校校风优良,学习气氛浓厚,教师剖析经典簇簇生新,学员质疑辩驳百家争鸣,育人硕果累累。关于医校的育人成果,据国专第 1 届学员廖碧谿《回忆厦门国医专门学校》一文记述,厦门国专的学员来自省内及海外侨胞,遍及厦门、同安、龙溪、晋江、安溪、惠安、漳平、龙岩、莆田、连江、闽侯、香港、台湾、新加坡、菲律宾、印尼等地,招生规模达百余人,声名传布海内外(福建省卫生厅中医处. 吴瑞甫学术研究文选. 1984:12.)。研究班 2 期近百名学员有 80 多人结业,本科班虽因抗日战争厦门沦陷中断,亦有 10 余人领得毕业证书。当时在厦行医的众多医师以进修毕业于厦门国专为荣,多将此写入履历广告之中,以邀病患信任。

这些从厦门国专毕业的学员,多年之后于海内外各地中医界均有卓越建树,譬如厦门名医林孝德、李礼臣等,晋江有邱立培、蔡仲默,三明有汪洋,香港有施玉燕、曾秀华等,台湾有陈影鹤、叶振成等,菲律宾有史悠经、刘羲尊等,可谓桃李遍天下。医校虽因日军侵华于 1938 年被迫停办,吴瑞甫避难迁徙星

洲,但仍念念不忘中医教育事业,遂将厦门国专办学经验实践于新加坡,创办星洲中医专门学校(后改名新加坡中医学院),不懈探索中医教育方法,在异国他乡延续发扬着厦门国专精神。

参 考 文 献

[1] 吴瑞甫. 敬告我厦各医药界. 国医旬刊, 1934, 1(2): 1.
 [2] 吴瑞甫. 发刊词. 国医旬刊, 1934, 1(1): 3.
 [3] 厦门医药月刊. 1937, 2(1): 2.
 [4] 吴瑞甫. 四时感症论. 陈占伟, 参校. 许云樵, 增注. 新加坡: 新加坡中医学研究院, 1981.
 [5] 张山雷. 兰溪中医专校第二次正科毕业告诸生//王咪咪. 张山雷医学论文集,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11: 316.
 [6] 陈邦贤. 中国医学史. 北京: 团结出版社, 2011: 225.
 [7] 吴瑞甫. 中西脉学讲义序言//中西脉学讲义. 上海: 上海文瑞楼书局, 1920.
 [8] 吴瑞甫. 论今日医药界宜多阅医报以开通风气议//国医旬刊, 1935, 2(6): 7.
 [9] 吴瑞甫. 陈玉鹏, 温建恩. 新订奇验喉证明辨. 刘德荣, 校注. 北京: 线装书局, 2011: 2.
 [10] 吴瑞甫. 拟设厦门医学图书馆以昌明医术利益人群. 国医旬刊, 1934, 2(1): 3.
 [11] 陈影鹤. 国医图书馆与国医之前途. 厦门图书馆声, 1934, 2(11): 1.

(收稿日期: 2013-06-17)
 (本文责任编辑 王振瑞)

· 出版消息 ·

《麻风: 一种疾病的医疗社会史》中译本出版

2013 年 5 月, 由朱慧颖翻译的梁其姿的《麻风: 一种疾病的医疗社会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 中国面对西方强权的入侵与随之而来的包括生物学在内的科学的强势挑战, 顿时失去了原有的文化大国的自信。麻风病也因此被视为华人种族质量低劣的表征。无人对麻风病的历史感兴趣。历史的失忆, 让麻风病的论述不得不以西方历史与生物医学的论述为基础。为此, 梁其姿先生对中国历史上的麻风病进行了解读。

做为一种疾病, 因其所具有特殊性, 使得社会对麻风病患者的处理有别于其他疾患。梁其姿先生在书中既关注到了医学对麻风病的认识, 即疾病的生物性, 也关注了社会处理病患的法律与制度, 并试图寻找两者之间的历史关系。

(兰台)

